

珍州文苑丛书

文学讲习会文献

胡长斌 编



道真文艺研究会
道真作家协会

文学讲习会文献

刘庆礼题



道真文艺研究会
道真作家协会



从文之前的八三年初春，坐在乡村竹蓬，遥想收获。自己、友人，还有人类，都因“收获”故，或痛苦，或快乐地生活着。

胡长斌，1952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后来还知道自己是土家族。很憨，很男子汉。阳光、五谷、茶水、书本。生命之要素。现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出版的小册子有《桥魂》（与人合作）、《中国打工潮》、《热肠冷语集》。散见于海内外报刊的小文不算少，但一般；所以今后还得像牛一样耕下去。

难忘的风景

——写在《文学讲习会文献》出版之际

1986年的炎炎盛夏，道真县城一川黔边境一座美丽、开放的小城——一片火热。这火热一方面来自节令气候，一方面还来自文朋诗友的热烈肝肠。8月5日至15日，县文化局、文化馆举办文学讲习会，一批省、地资深作家、诗人莅临道真担任主讲。老师们纵横捭阖叙文学，精妙宏论谈创作，其学术交流水平“不亚于省办的好几届的水平”（罗国凡），给听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印象，开辟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学风景。

在讲习会上，省、地作家诗人苏晓星、罗国凡、弋良俊、杨兴成、石定、杜若、周嘉堤就文学的某个论题、某个层面、某种现象及风格流派诸多问题发表了热情洋溢而又启人心智的演讲。他们站在文学发展的高度总结经验，前瞻创作走势，并以全国的文学气象为大背景高屋建瓴坦陈学术见解，从方法上、认识上、实践上对文学作了全方位的考察，廓清了许多弥漫在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面前的迷雾，对文学认识从理论上作了深度开掘。

老师们还结合他们自身的创作实践，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入手，就文学的属性、创作的态度、表现的技巧等等。这些既属理论又属实践的诸多问题发表了很有见地的意见，谆谆告诫文学工作者及爱好者热爱生活，沉进时代大潮，端正创作态度，克服急躁情绪，创造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而又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并对完美形式及审美特征也即文艺的怡情、教化、审美诸多功能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举一反三，进行了全面的阐述。老师们的见解深刻独到，闪耀着思辩的、理性的光彩。文学创作经历了80年代末的思索、迷惘与沉淀，经历了90年代初的新写实小

说、新实验小说的探索过程，经历了9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风格流派多样化并在格局和文学不断加盟于影视创作以及长篇小说崛起这样的风起云涌的过程，再观照老师们在1986年道真文学讲习会上所演说的关于文学的话题，仍然振聋发聩，读来亲切、生动、感人，令人耳目一新！

讲习会上老师们还特别谈到作家艺术家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的作为，认为只有投身改革开放，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和人民群众一起经历嬗变与阵痛，经受失望与希望的磨砺，去发现文学新天地，抒写时代的新篇章，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美之作，可以经受岁月磨炼的黄钟大吕。作为作家艺术家，应该属于时代，属于人民。作家艺术家主要靠自己作品，靠自己的人格的力量去启悟读者，为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才智。老师们鼓励文学工作者及爱好者走正路，出人才，出作品，出好作品；以勤奋的创作，严肃的态度，坚守阵地，饱含热忱地工作，推进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对省、地作家诗人的讲演，笔者作了较为详细的记录，并于1986年12月在道真职中供职时守着铁笔钢板，瑟缩着身，怀抱一团火，将记录稿整理成文，以《道真文学讲习会文献》为题刻印成册，分送讲课的各位老师和县内有关人士，深获赞许。十二年后，值此道真作家协会成立之机，与道真文艺研究会协商，决定将其予以出版，并定名《文学讲习会文献》。鉴于刻印稿已获讲课老师们的首肯，现依照原貌刊出，包括刻印稿中老师们讲课的顺序及当年对老师们的简介依然维持原样。这次出版仅对个别明显的错别字及病句作了校正。

编辑出版《文学讲习会文献》，目的在于温故知新，重温当年省、地老师的殷殷教诲，重现当年老师们的丰采，以此激发文学工作者及爱好者的创作热情，不负老师的厚望，在当地党委，

政府的领导下，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此外，作为一次高水平的学术研讨活动，其影响力是深远的。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学史料，应该加以足够的重视，使之得以文字为载体流传，让当代受益，惠及子孙，其目的仍然是把道真本土上的文学推向全省，全国乃至世界，走进圣洁高雅的文学殿堂，让作为地域的道真和作为汉代西南文化大师的道真魅力永在，文学之树常青！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一日于道真县城

目 录

序	难忘的风景	1
杨 兴 成	从编辑的角度谈创作	1
周 嘉 堤	我的创作道路	6
杜 若	诗歌的民族化与大众化	11
石 定	从生活到创作	15
苏 晓 星	谈创作体会	23
罗 国 凡	小说漫谈	27
弋 良 俊	关于“草原笔会”的报告	31
弋 良 俊	通俗文学之我见	39
石 定	怎样改稿	42
石定 苏晓星 罗国凡 弋良俊	关于道真本土文学的估价	49
冉涛声 刘德庆 骆长木	在道真县文学讲习会闭幕式上的发言	55
	道真县文学讲习会简述	56
	关于整理说明	57
跋	美好时刻今犹在	58
编 后		60

杨兴成

从编辑角度谈创作

[记录稿, 未经本人审阅。一九八六年八月七日在“道真县文学讲习会”上讲。杨兴成, 《文娱世界》编辑。]

首先祝贺这次讲习会的圆满成功。

道真山乡的文学一定会发展, 定会涌现出有才华的作者, 为振兴道真作出贡献, 为贵州文坛增光。

我们随便摆谈一下。从编辑的角度谈谈读稿子。顺便说说我所了解的编辑及编辑部情况。

稿子印成铅字是很难的。

编辑是读者, 读稿子的读者; 有时读得十分伤胃。

编辑部有时每天来稿上百篇。来稿按顺序堆, 办公室堆不下, 堆到通道, 仍堆不下, 还堆到编辑家里: 桌上、床上, 皆是待阅稿。

编辑部邋遢, 满目尽是稿件。

编辑部什么稿子都有。我们要求: 抄稿必须清楚, 要手写稿。铅印油印复写的稿子不喜欢, 这类稿子我们不放心, 怕是两投或多投的稿子。

多数编辑还是热爱职业的。

编辑选到一篇好稿子，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我选到一篇好稿了！

达到水平的稿子，不用担心，不会被埋没的。有些稿子一般说可以了，但为什么选不上？编辑总要筛出最好的嘛。编辑要有艺术修养，否则要差火。

只要稿子达到了艺术水平，这里发不出，到别处发；这里走不通别处会走通的。

对于退稿，作者要有主见，要有正确的认识，要坚持写下去，当然还要尊重编辑部的意见。

编辑有编辑的修养，但各有各的欣赏趣味。编辑的情趣与教养，对读稿有影响；但编辑一般都有很强的识别能力，读开头，觉得文字功夫好，就读下去，倘最后发觉什么有点过不去，就只有退稿。

读稿有时一行行读，一字字读，有时一把把读。读到一篇稿子，认为还可以，但总觉还差那么一丁点儿，就写上“因限于本刊篇幅不够不予刊用”退还作者。其实这类稿子是有搞头的，作者稍作加工或针对性地改投他刊，即可发表。

写稿的人，首先肯定是文学爱好者。要多读书。读书多了，必有感触，就要发诸笔端。

小说无常理。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是生活的感受，是一种灵感的喷射，是一件艺术品。它有形象，而且形象必须是“那一个”，而不是“这一个”。典型环境是一片艺术化的世界，它总要给人一种东西。而且它是用艺术语言造出立体图象来表现的，不是直观的，口号式的；

是从生活出发，在生活中发现的；这样，典型环境的形象才具典型性。寻找生活出发，用感官去感受它，用好奇心去观察它，追寻它。理念化、概念化的东西不行。我们一见到这样的稿子，就伤胃，就不用。

观察。以上就说到观察。对生活要观察。作家的认识从观察生活中来，渗进作品后，还得高于生活。艺术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是不一样的。

捕捉。经历了各式各样的生活，就要学会捕捉。捕捉如火花一闪那么一点。或车祸给你一颤，或街人吵架给你触动——再回复到你的生活经历中去，与你的某条思路碰撞了，溅出火花——引出你的灵感，激起你的创作冲动。有时一个故事，一句话，或见到一个人的形象，都要回复到你的生活、经历中去，引爆你的灵感。比方见着一个老头，便可让人有许多思考与联想。

你熟悉生活，然而不一定有感想。王蒙到贵阳，写了花溪，漂亮。尽管我们比他熟悉，却没能引起触动。所以，捕捉是重要的。

取舍。一个故事很全，但不一定好。要变化，翻版，剪裁。一个平淡的故事，可以添枝加叶，使其更有意思。生活中本来的故事，就要靠我们的艺术修养了。故事新不新？能否从技巧、角度、领域诸方面开拓？硬写是费力不讨好的。

编辑要多读书，要掌握信息；否则，最富新意的好东西会从眼皮底下滑过。作为作者，要追求艺术，不可抄、窃。

贴合。我熟悉什么生活，就写什么；不熟悉的生活故

事，就把它用到我所熟悉的生活领域中去。贴合过程中，用众多的人来拼凑一个形象：他的语言是我一个同事的语言，他的服装是我弟弟的，他的行为是我妹妹的，等等。

凝炼。即挤水分。比如写景，要有意图，不可信马由缰。满意的不一定好。感情与色彩，要用心去写。情绪激动，还须用心思考。

写什么先得定调子：悲怆？欢快？……就像音乐的定调。

注意色彩。注意味道。注意语言。

开头是重要的。它是全篇的基点；它如果好（人物、场景、以及语言等），就吸引我看下去。

作品的高度（思想高度、艺术高度）很重要。

诗有诗“眼”，小说有“核”。核是小说的灵魂。定核最难的。核在火花中、捕捉中、凝炼中来。小说的核须找准。找准核须下一番功夫。

结尾。要凤尾。要余味无穷。要漂亮。

语言。语言要按形象而定。文学语言：视觉的语言——神气、声音、味儿、力量……；颜色的语言——鲜亮或暗澹、天蓝或翠绿……。语言到了炉火纯青，就让人拍案叫绝。语言是第一要素。靠练。多读，多写，多练。写信，写好，是练。生活笔记，日记，认真写，是练。读：拆开读，解剖语言，读韵味，读颜色……不妨变化它，模仿它。敲门的声音各不相同，因人而异。功夫达到，才能出作品。

细节是小说的螺丝钉。细节是为了表现人物。

作者要为人物着想。

语言、气氛都要与人物交融。

要悟出点什么。要悟出绝妙。

通俗文学与纯文学

我看文学就是文学，无所谓“通俗文学”“纯文学（作家文学）”之分。

通俗文学是需要的。

“通俗文学”有些不属文学范畴。通俗文学与人们的欣赏趣味相一致。它吸引读者的长处可作纯文学的借鉴。

情节紧张，气氛热闹，有文学色彩，是我们《文娱世界》目前选稿的主要方向。欢迎大家支持、扶助我们。

（掌声）

（原载1986年12月油印集《道真县文学讲习会文献》）

周嘉堤

我的创作道路

[记录稿, 未经本人审阅。一九八六年八月七日在“道真县文学讲习会”上讲。周嘉堤, 全国著名诗人。]

首先祝贺道真文学讲习会的开学。

祝贺能出作品, 出人才。祝贺像银杉一样的可贵的作者的出现!

《遵义文学》欢迎道真作者投稿。它面向全国, 但它主要着眼点在本地区。我们要将作品打到全国去, 使道真生色, 遵义闪光!

作为精神产品之一的文学, 与人相依相存。作品会产生一个舆论的作用。文学艺术是一个地方的脸面。

本来我想的是来祝贺道真县文联的成立, 来了才知道要讲学。既是领导要我讲, 我就讲讲我的创作道路。

我的创作道路是怎样的呢?

首先, 我想说说我的眼睛是怎样失明的。我从小喜爱文学, 电影上的英雄常使我激动, 当时我有个朦胧的认识, 想当作家; 为此拼命读书, 读中外文学名著。那时对于诗歌, 尚觉神秘。我在遵义师专读书时, 我校有个刊物, 我

是编辑，发了一个朋友的童话，运动来时受到批判，批斗中我眼睛受伤。后被打成“小邓拓”，受到更严酷的批判；而且还得参加繁重的劳动，使眼伤延误治疗。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早晨突感双眼朦胧不明，乌云翻滚，层层黑团，我绝望了，解皮带吊颈。自吊不成，又摸出宿舍，想去跳河，一出来就摔在墙边阴沟里。阴沟的墙壁上就有我的漫画形象和污秽言辞的讨伐。

人生的道路啊在哪里？何去何从我不知道。我心里黑茫茫一片，创痛的心滴血般呼喊！

后来我不再消灭自己了，我厌恶而摈绝了那种怯弱的行为。我还年轻，我要生活，生活中总充满希望，我想到怎样表现自己。六八年，眼睛再无治好之望了，我更加盼望找一个表现自己的方式。一天，小兄弟为我朗读了一个残废军人的诗作，启动了我心中奔涌的感情的匣门。

啊啊！我也要写诗！

一个困境中的人，特别需要浪漫。那个残废军人充满力量与热情的诗句深深打动了我。我立志用诗来传达我的喜怒哀乐，用它作为我人生的开拓，希望的寄托。

诗，有它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

古典诗词是诗歌的基础。我一天背一首古诗、词——我隔壁有位老人，有一套中国古代诗歌选，这对我太合口味了——晚上小兄弟念，我读。他念一句，我背一句；他念两遍，我就背一首。一年背诵三百六十首。有时，反复背诵，温故知新。疗养时，又背诵了艾青、流沙河等人的诗章。

诗要多看多想多写。

六八年五月开始写第一首诗，写的一首吊屈原的。“栀子花”洁白而芬香，通过它来表达对忧愤深广的爱国诗人屈原的赞美。十八年后，在《新月》上发表。

为抒发心中感情，又写了许多诗。那时主要是模仿。将背诵的新诗古诗烂熟于心，反复咀嚼，用心体会，分析它的结构，它的开篇与结尾，它的意境；它的谋篇布局，等等。然后模仿它。一个小孩学步，先爬行，后模仿走路，歪歪倒倒，后来走出了半步，品出了点味道，又走出了一步。模仿到一定时候，自然而然地，就可以自己行走（独创）了。

用自己的诗歌，表达自己的悲欢恨爱。

还须社会承认，获得价值。

从七一年到七四年，投了四年稿，石沉大海。每天盼邮局消息，听到邮递员的铃铛声，心情就非常激动。七三年，广西文艺登了征稿启事，我满怀希望选了三首寄去，遵启写上“邮资总付·稿件”字样。五天后一个人对我家兄弟打趣说：你家哥的作品发表了！——原来是没贴邮票给退了回来。结果退到一个姓王的手里，他压根儿就不喜欢“邮资总付”的稿件，好几个月稿件才沾满羞辱回到我手中。我捧着它，冷汗从头发尖上渗出来，我疯狂地咒骂自己：你写不了诗，你发不出诗，你这个废物！

七八年，涂老师来看我，问我有何想法。我说我就想发一首诗。我选了三首给他。我怀疑自己，胆战心惊地等待“宣判”，又在心里暗骂自己不是写诗的料，你这傢伙江郎才尽，写不出来了！

我请北大文学系一位搞评论的老师评我的诗，受到好

评，指出“文气”太浓。为冲淡“文气”，我写起了民歌味和儿歌味的诗，结果出版社批评我：浅、露。我在两种评论下，昏着走。

七五年十月份，贵州文艺上发表了我的第一首诗。以后，劲头和信心都来了，想大干一场了。当然也有彷徨与苦闷，如七八年那段时间。

那时写诗很艰难的，只能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我和走资派无冤无仇，再说赶浪头胡诌发出来，走资派翻转的那一天，恐怕又要拿诗人开刀，我干脆就不写。我听到石达开经过黔北的传说，又下去实地考察了一阵，写了一首长诗，交浙江民族学院的院报，先告知要发表，后又建议转给贵州出版，还提了详细的修改意见，并将二千七百多行改为一千八百行。省人民出版社朱老师又提出了最细致的修改意见，要我全部推翻原意，将石达开事移植给一个小游击队，因为石达开无定论，不好歌赞他。按此修改了一年。我感觉修改最难。有时情绪紧张入迷，从床上跳下，兀自吼叫吟哦。改后交出版社，党委通不过，从出版计划中剔掉了。直到八四年五月，朱老师兴高采烈来信，祝贺我，不光长诗要出，还要出我的诗集呢！

我的第一本诗集是张天翼老师写的序。（其间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整理者说明）

十年来，共发了几百首诗，出版了两个诗集。我很幸运，而且很高兴。我发现我不是孤立的，有全国各地的朋友关心我囑望我。一些彷徨苦闷的青年来的信件，我总尽力帮助他们解脱困境。

人生是艰难的。创作也是艰难的，出了诗集后，更加

有一种艰难感！

顺便谈谈对当代中国新诗的感受。

当代诗歌当然是从近代或古代诗歌上发展来的，有其历史的渊源。

当代诗歌要照顾到当代读者的欣赏习惯。

当代诗歌一般具有中国的构思，又有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给人一种新鲜的水灵灵的感觉。

学习外国的、民族的有用的东西，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要学习社会，从生活中发掘“诗”。

诗的表现手法是重要的。

我觉得道真的诗作者大有可为。

我们应该有诗人群作家群。

道真定会出现可爱的可畏的作家诗人群！

（掌声）

（原载1986年12月油印集《道真县文学讲习会文献》）